



书评

生活淬炼与生命驿站

读王运慧散文集《梦回额济纳》

周玉冰

王运慧的《梦回额济纳》由线装书局出版。质朴且灵动的文字里流淌着岁月感怀与生活咏叹。幼年时，王运慧随父母在位于内蒙古额济纳旗居延海的东风基地度过整整十年时光。沙漠、戈壁、草原、湖泊、古迹，赋予这片大地浓郁的传奇色彩。这部十六万字的散文集，以额济纳为地理原点与心灵磁场，折射出作者对生命、自然与文化的深情叩问。

童年生活过的地方总令人魂牵梦绕，多才多艺的王运慧更是如此。作品中有她对沙枣的刻骨铭心记忆、对胡杨的精神礼赞。她满怀深情地写道：“童年的梦是枕在沙丘上做的，大漠风景重重叠叠，叠进我的梦，拂不去的乃是那戈壁的风啸。”

这部作品的独特价值，不仅在于对西北边陲风物的深情描绘，更在于将个人生活印记升华为普遍的生命感悟。六岁时初遇沙暴的惊心动魄，是全书最具张力的叙事核心之一：天地骤暗，沙丘如发疯的巨人般奔涌，沙枣树在狂风中扭曲得狰狞。当额济纳河在绝望尽头浮现，其意义已超越地理概念，成为一种救赎象征：既是滋养绿洲的河流，更是抚慰心灵的精神甘泉，是作者的情感纽带。因此，作者称额济纳为“沙漠的驿站”。在都市生活多年后，童年的所有记忆碎片，在深情中重新锻打，最终凝结为王运慧的生命徽章——这恰是书名《梦回额济纳》最深沉的注脚。

王运慧长期从事教育、文化、新闻宣传工作，还曾任政府公务员、国企高管。阅历丰富使得这部作品的笔触也不限于沙漠腹地。从梵蒂冈的艺术圣殿到景德镇的瓷韵流光，从凤凰城的边城遗韵到婺源村落的静谧古意……“人在旅途”篇章展现了她的文化视野与审美自觉。

“岁月静好”一辑是她对生活中人与事的咏叹。“你在水一方的模样，你带给我的灵感，你的清激单

纯的笑声，还有那远去了的优美琴声，依然在耳边响起……”这是她对小学挚友的深情怀念。《凑菜》《照片里的微笑》等篇目是她任记者时的生活速写，勾勒出纸媒时代的鲜活印记。

王运慧长于绘画。“艺海拾贝”篇章里，有她的艺术见解，也有艺术大家的风神描绘。刘开渠、梅统一、蒋连碁，在她精炼的文字下，形象丰满传神。

王运慧的文字简约而有况味。她写春日：“林中的小树吐出淡绿而湿润的舌尖，在春光柔和的光环里，微醺摇曳。”其物我交融、含蓄蕴藉的笔法耐人寻味。她写母亲则质朴自然而情感真挚深沉。《母亲的素手》的温柔内敛、《粗茶淡饭》的朴素节俭，故事可感可触，行文中可见母亲对王运慧影响之深。

末篇《阳台上的花》，可视为一种生存意志的倔强特写与隐喻。在“没有悠闲心态侍弄花草”的现代性倦怠中，儿子的纯真愿望成为一束光。用吊兰换来的七朵太阳花，单薄花瓣在“炽热阳光中微笑”，瞬间勾连起额济纳沙丘上的胡杨意象。看着花儿绽放时，“生活是如此美好”的顿悟，或许是作者这本散文集想表达的又一主题。

作品的封面油画与书中插图都是出自王运慧之手，与文字交相辉映，相得益彰。因此，捧读这部作品，能感受到艺术与文学的互文共振，共同构筑起丰厚意蕴。

风沙中淬炼过的心灵，更能在时代洪流中深切体悟生命力量。《梦回额济纳》的魅力，正在于王运慧将个人记忆与情感深凝结为精神矿脉，让读者品咂生活的千般滋味。无论是千年的胡杨、悲壮的沙鸟、救赎的弱水，还是旅途中的风景、共事的朋友，皆为大千世界不同切面。作品告诉我们：岁月流逝、万物变迁中，当以坚韧为桨、感怀为罗盘，穿越生命戈壁，抵达那片属于自己的心灵绿洲。

诗词

江淮行吟三律

张武扬

太白楼寄韵

垂虹恍若笼紫梦，千载遗风孰倚楼。
碑碣讴吟惭俗累，诗囊笑傲信天游。
檐端逐影凌云揽，树杪浮烟抱日流。
但遣东君行履处，凭栏俯仰自春秋。

谢朓楼偶得

吹绿松崖谁与语，尽舒胸臆仰飞鸿。
折腰二百休文誉，低首千秋太白风。
纵笔题襟斜照醉，登楼怀古翠微中。
陵阳峰秀窥奇景，继汉开唐读谢公。
注：休文：南朝文学家沈约字休文；太白：唐朝诗人李白字太白。

过霸王祠随题

凤凰山麓烟涛隔，裁梦嘶声一整风。
啼夜衔哀收啸傲，带霜泣血醉豪雄。
苔侵拔剑空悲野，云迴摇鞭莫问鸿。
倚马旆旌寒塞月，何嗟千古大江东。

随笔

院子

吴蔚芳

1963年，父亲揣着那张印着“光荣下放”的证书，从合肥回到老家，回到奶奶的身边。奶奶住的小屋在村东头。北墙根一张床，床头和床的一侧紧挨着墙。粗布床单下铺一层厚厚的稻草，床显得很高。那个年代，乡村人家的床板上大都铺稻草，暖和。夏天则从床上掀掉压软了的稻草，拿去晒干烧锅，不浪费。到了冬天，再从屋后的草垛上拔出新收割的稻草，晒干，铺上。把脸埋进去，能闻到太阳的味道。个子矮小的奶奶在床沿下横一块长条木板，我们叫它“踏板”，黢黑发亮。小屋空间狭小，容不下两个人住。

牛背塘西边有一间空房子，不大，20平方米上下。父亲拿着下放证去找生产队，不久，这间老房子就分给了父亲。这间房子没有院子。

出门，是一条东西向的小巷。向东，过了马路，就是牛背塘。向西，出了巷口，就到了湖滨公社最繁华地段。所谓繁华，也就一条南北向的商业街，长长的，不算宽，两边开布店、酱坊店、农具社、供销社、照相馆、国营旅社。村露水集也在这里，凌晨开市，天亮即散。

房子北山墙和邻居共用，墙用泥土砌成，不隔音。听母亲说，我小时候特别爱唱歌。到了晚上，为了省灯油钱，早早上床睡觉，睡不着，就唱歌。四五岁小孩子会唱什么歌呢？我真不记得那时都唱了啥。总之，就是瞎唱一气吧。无关乎音准，无关乎音色。倒是一墙之隔的邻居二奶奶每次听了都会说：“小妹（我的乳名）唱的真好听。”也有唱完歌，二奶奶没有及时出声，我就隔着墙喊：“二奶奶又不讲我唱的好听了。”墙那边的二奶奶赶紧补上。我这才满意睡去。

西山墙有格子小窗户，从窗户可以看见邻居家的小院。大雨天，我喜欢隔着窗户看雨水顺着邻居家屋顶的瓦缝，哗哗滴在小院的青石板上，溅出白色的水花。雨丝斜织，将小院笼在一片朦胧里。邻居家男主

人在芜湖做事，他家房子大，前后有几进。后来，一家人定居芜湖。房子卖了。买主不是我家，我家买不起。向往有院子的房子，大概就是从那时萌芽的吧。

儿时，小伙伴家里几乎都有院子。这让我很是羡慕。也常常去她们家玩。红的爸爸在国营单位上班，吃公家粮。夫妇二人育有两个女儿，彼时，生养两个孩子的家庭极少，五六个孩子很正常。孩子多，个个张口要吃饭，负担自然就重了。红家人口不多，负担轻，生活过得很是滋润。他们家在村南头盖了三间大瓦房，坐北朝南，砖墙，水泥地，屋顶盖大瓦，气派。正中是堂屋，东西两边是卧室。布置讲究。堂屋开一道后门，出门后是院子，院子宽敞，整洁。房檐下月季花开得有碗口大，红艳艳的。像她的名字。顺着院子往北走，见得一口小池塘。塘四周生杂树，绿树衬得塘水绿莹莹的，闪闪发亮，像一块绿宝石。拾级而下，洗衣，淘米，独一家享用。怎不叫人羡慕。

红和我同龄，圆脸，大眼睛，皮肤微黑。家庭条件好，吃喝不愁，学习也就不那么下功夫。恋爱，结婚，早早当了妈。儿子像她，长得帅，退伍后把家安在合肥。听说红在合肥带孙子，享天伦之乐。几十年未见，不知见了可还认得彼此？

年的家在村西头。年长得真好看，瓜子脸，白皮肤，笑起来一双眼睛像月牙。

穿过她家的堂屋，就进了后院。院子很宽，很深，有点杂乱。院角放着一些锄头、犁耙、粪桶等物件。院子尽头是鸡笼、鸭舍，猪圈和茅房。院子围墙是大半人高的土墙，墙上布满小孔，是蜜蜂的藏身处。那些小孔不过指尖大小，边缘被蜂翅磨得光滑，微微泛着蜡色。院墙下，种瓜果蔬菜。

后来，我上了师范。年在老家，务农、嫁人、生子。再后来，听老家人说，年生病，没了。可惜了，那么爱笑的一个人，还那么年轻。

师范毕业后，我从那个没有院子的老房子来到县城。前后搬了几次家，都没有院子。走在街上，每见带院落的房子，总忍不住放慢脚步，探头向内张望。有的院子里种着花，有的晾着衣裳，还有的堆着杂物。有一户人家的墙头上爬满了凌霄花，橘色的花朵在夏日里开得热闹。我驻足看了好久。

而今，我也有了自己的院子。院子里，种树，种花。养鸡，养鸭，养鹅。蔷薇花、格桑花、扶郎花、洗澡花、紫薇花、玉兰花、美人蕉、栀子花。花儿们，到了时节就开花，一个不落，妆点着院子。还有野生的婆婆纳、打碗花、一年蓬、蒲公英，还有薄荷。今夏，山墙脚下的薄荷发了一大蓬，叶片绿得油亮。掐两片嫩叶，指尖便缠上了清冽的香气。送至鼻尖，那股清气骤然冲入肺腑。总爱夹一片在床头的书页里，书香、薄荷香，久久不散。

傍晚，一阵急雨后，院角积了水洼，两只毛色雪白的鸭子在浅浅的水里啄着羽毛，没完没了。一只红蜻蜓歇在了三角梅的枝上。一只黄母鸡从我面前信步踱过，在草地中，东叨叨，西叨叨，头也不抬。两只喜鹊“喳喳”叫着，从远处飞来，划出两道美丽的下弧线，屋旁那棵大樟树上有它们巨大的窝。这两只喜鹊特别贪玩，每日串门，走亲戚，比人还要忙。黄昏时分，准时归巢。

雨过天晴，天空格外明亮。晚霞绯红。四周突然寂静无比。我坐到门前的石阶上，看最后一缕晚霞在对面的紫薇树梢慢慢消失。